

錢求醫，得此貸款，可以週轉濟急，意義至爲重大。關於此項基金，初次決議，係每一同學，每年至少捐助十元，嗣又決議，改爲按月捐助，足見同學會當局對於此種基金，十分重視，而對貧病同學之遭遇，眞抱有救災如救焚之古道心腸，至爲景佩。本人參爲連絡幹事之一，經向本單位同學勸募基金，各同學莫不慷慨解囊，第一個月之捐款成績，尙屬差強人意，但第二個月勸募時，則同學中似有難色，並有人戲問曰「又要捐什麼錢」因之第二個月尙無成績，深爲抱愧。嗣又從旁得悉目前此項基金，存數不多，而對於同學之申請者，究應如何決定？尙難應付等等消息。本人對於申請之同學，原來萬分同情，惟當此杯水車薪捐款不易之

時，此項基金，確應妥爲運用，以收救濟貧病之實效，茲謹提供下列意見，尙祈指正。是幸。

(一)「貧」爲普遍之現象，而「病」爲不測之災難，既貧且病，最堪憐憫。同學會對於貧病交加者，亟應施以援手，以渡難關，且此項貸款，僅能救病而不能救貧，故貧而無病之同學，應不在貸款之列。

(二)此項基金，大多數係由同學中捐助五十元十元集腋而成，捐來頗不容易，理應重視此款，有借有還，換言之，以此款作爲一時之救急則可，如作爲長期之借項則不可，是以借款者，應在申請之前，先考慮將來如何償還，免使當局爲難。

(三)會中對於此項基金，似應另闢開源之道，如仍繼續按月勸捐，恐難以爲繼。

## 送客

### 福開森球場焚車始末

三十六年五月，一個蘋果成熟，夕陽西下，正確的時

間是五點一刻，但見福開森球場上人人山人海。打聽之下，才知

### 馬延齡

是東吳，滬江借用交大場地舉行足球友誼比賽。按實力，滬江遠勝東吳，論技術，東吳也稍遜滬江，經過一番鏖戰，結果出人意料，東吳竟以四比二佔先。

球賽收兵，恰好與交大同學吃晚飯的時間不約而同，財務系一年級同學張××(姑隱其名)他懶洋地向老南院那邊走去。那時食堂共有三個：三、四年級同學在閱容堂和女生宿舍間的第一食堂用膳。一、二年級同學在老南院後面食堂用膳。凡經學生救濟會核准者，不分年級，可在經濟食堂用膳。

張同學從中院穿過草坪，剛走到交大服務處(從前宣懷花園故址)。看到一部精美的小轎車停在走道上，當然，車子準是拋錨了。

車子裏面坐着一個妙齡女郎，襟前扣着聖約翰大學的校徽，她一雙套着黑紗的纖手，握着一本嶄新的“Life”，美艷非凡，張同學也許下意識地在欣賞她。猛然，車門開處，跳下來一

個泰山型的糾糾武夫，身穿一件東吳足球代表隊的鮮紅衫子，腳上登一雙香港牛皮的靴子，渾身肌肉，壯健得和胡桃鍊一般，露出一臉驕矜之氣，不可一世地僵僵着，他一雙巨掌把着汽車的尾部向前推。

他已經使盡了吃乳的力氣，可是，還沒有把車子推動。

他向四週環顧一下，只有張同學站在汽車前方發楞。

「看什麼？還不過來替我推一把？」他這麼一個毫不客氣的請求，張同學視若無睹，聽若罔聞地仍舊向老南院那邊走去。

這位仁兄可光了，心想：一部新型汽車司機臺上的駕駛員，球賽中一個勝隊的風頭健將，一個美人身件的鏢師，憑什麼違抗他的命令呢？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箭步，跳到張同學面前，不由分說地揚起褐色轟炸機喬露易在 Boxing 場合中常用的那一手鉤拳，不偏不倚地吻在張同學的左頰上。

並不魁梧，嚐過這一記鉤拳之後，只覺得面部有些火辣地麻木，將手一摸，發現牙縫裏和鼻孔裏全是鮮血，張同學這才瞭解剛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大聲地嚷道：「啊！打人囉！」

這時，許多吃罷晚飯的同學看到這幕活劇上演，都憤憤不平地質問這位肇事的毆人打手，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把東吳這位足球員困在核心，描頭不對，他便抱頭鼠竄，一溜烟似的奔出交大的校門。

打手逃跑，並沒有同學去追他。

張同學氣不過，提議扣下這輛汽車。

於是，由十幾位同學把汽車推到汽車間，再把汽車間的門鎖將起來，最妙的是，那位聖約翰小姐並沒有下車來。

訓導長祝百英先生和生活管理組長王維翰先生聞訊之下，立刻趕到學校裏來處理這個案件，先把汽車間的門打開，那位小姐

地走到閱容堂二樓訓導處。

燈燭輝煌，她用絲絹擦乾殘餘的淚痕侃侃而談，她姓「黃」，聖約翰經濟系二年級，男朋友姓「李」，東吳足球隊的代表……

這時，自治會向黃小姐提出三項條件：

一、由黃小姐用電話通知她男朋友來文治堂向全體交大同學道歉。

二、由黃小姐向交大同學致道歉辭。

三、黃小姐的男朋友上臺之後，只許鞠躬，不許講話，而且表情要愉快。

黃小姐自知理屈，更明瞭眾怒難犯的道理。一切無條件的概允照辦。

不一會，「李」西裝筆挺地應召前來，交大同學在訓導處的樓梯口，看到這條橫蠻無禮的笨狼，大家湧上前去要懲他，王維翰先生左右逢源地保護着他，而且開玩笑似的說：「你們去打他的汽車不是更好些嗎？」

汽車間，把那輛汽車推到足球場的草地上，揭開車蓋，用石塊扎壞內燃機，再把汽油箱托出來，車子翻了一個身，輪胎用刀子完全劃破，淋着汽油，劃上火柴，一會兒便火光燭天，這時，天已墨黑，周圍同學數近百人，引吭高歌，好像開了一個營火會。張同學經過校醫診斷，只是一點微傷。

文治堂坐滿了同學，像參加週末晚會一般的踴躍。

這位黃小姐和她的男朋友，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嚴密氣氛中登臺。男的像罪犯受審時一樣地沮喪，真個一言不發地鞠了三個躬站在臺邊上。

黃小姐輕輕地咳了一聲嗽，她打着流俐的憑語說：

「諸位交大同學，今朝千不該，萬不該，是我不該來看這場觸霉頭的足球，車子又壞掉了，如果車子不壞的話，決不會發生這種不愉快的誤會，追根究底，還只怪我那部老爺車機器勿靈，請各位交大同學特別原諒……」

她連連地躬鞠。

「那裏只怪車子，車子會打得人頭破血流嗎？」

「一個洪亮的嗓音在怒吼。『也許是人不好』。」

「什麼也許？硬是人不好嘛」

——另一個同學在大聲喊着。

黃小姐無可奈何地氣喘着，吞了一口唾沫說：

「諸位交大同學，今天反正是我們錯了，就是你們叫我們吃屎，我們也得吃，嗯，嗯……：硬是人不好，是人不好，對勿住，對勿住」。

這時，黃小姐的媽媽也趕到文治堂來了，看到她心愛的女兒面紅耳赤地從臺上下來，這一驚

非同小可，急忙地問道：

「阿咪，啥事體哉！」

「回去，回去，嗚味啥事體」

他們踏出文治堂，黃小姐的男朋友如釋重荷，輕輕地問道：「我們的車子呢？」

「在足球場旁的汽車間裏」。

老太太和女兒坐上祥生公司6000號的汽車走了。

這位東吳球將，走到足球場上，看見那部汽車的殘骸餘燼未熄，這場惡作劇，真叫他哭笑不得，掏出手絹，拚命在額上拭汗，他像一個遠遊僧侶，一語不發，拖着沉重的脚步，垂頭喪氣地踏出了交大校門，偶一回頭，還有十餘位交大同學在他身後送客呢。（當然，筆者也是其中之一）。

## 同學聯誼晚會簡况

本年九月份聯誼月會，已於是月十六日晚在臺北西寧北路臺鐵招待所大廳舉行由服務交通部同學為召集人，是晚雖值天雨，

到會參加者，仍甚踴躍，共有七十餘人，擠擠一堂，極感熱鬧。會中節目頗多，俱甚精彩，計有：柳學長克述之講演（預約